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

第一一四回 蔣澤長水灌沈中元 眾鄉紳奉請顏按院

《西江月》曰：矯若雲中白鶴，羨他絕妙飛行。忽然落下半虛空，能不令人發怔？寶劍肩頭帶定，人前念佛一聲。熱腸俠骨是英雄，到處人皆欽敬。

且說蔣爺同著那人剛一拐山環，就瞧見山半腰內一個人躡將下來，躡在大人船上。

蔣爺一嘆：「刺客！」盧爺撒腿往前就跑。徐三爺眼快，說：「站住罷！大哥，不是外人。」盧爺也就「撲哧」一笑：「可嚇著了我了，敢情是他把大人也嚇著了。」你瞧，無緣無故打半懸空中飛下一個人來：銀灰九梁巾，道袍、絲縑、鞋皆是銀灰顏色，除了襪子是白的；背插二刃雙鋒寶劍；面如滿月相似，五官清秀，三絡短髯。回手拉寶劍，念聲「無量佛」。大人也不知道老道從何而至，一瞧那意思不是個行刺的，見他一回手，就要拉雙鋒寶劍，說：「爾等們這些嘍兵，好生大膽！」將擺劍耍刺，船艙之中說道：「師兄，你且慢，大人現在此處，你要作什麼？」趕著出來，雙膝點地，給雲中鶴魏道爺磕頭。

你道雲中鶴從何而至？自打夾峰山說明了，幫著大眾破銅網定襄陽。回到廟中，把自己應用物件全都帶好，將廟中事安置妥當，離了三清觀，直奔武昌府。正走在柴貨廠，看見湖口裡面浩蕩蕩的大黃旗子飄擺，上寫著「欽命代天巡狩按院……」，被山頭遮擋，往下就看不見了，自己心中一忖度：「必是顏按院大人罷。」忽聽裡面「嗆啞」一陣鑼響，意欲奔黑水湖，沒有船隻又進不去；上黑水湖西邊那座山，看看又沒山道。仗著老道常走山路，山頭卻又不高，把衣裳一掖，袖子一挽，竟自走到上面去了，往下一看，正是嘍兵那裡導絨繩哪。東岸上站著好些個人，看又不像山賊的樣兒，看那旗子可不是顏按院大人嗎？自己一著急，飛身躡將下去，念了一聲佛，拉寶劍要斷軟硬拘鉤。此時白面判官柳員外打裡邊出來，說：「給師兄叩頭。」魏道爺一問：「師弟因為何故到此？」弟兄約有□六八年沒有見面，見面覺著有些悽慘。柳青說明了自己的來歷，魏道爺點頭。

正說話之間，就聽見岸上有人叫：「親家！」原是穿山鼠徐三到。魏道爺一瞧沈中元，水雞兒一般，還有一個也是水淋淋的衣服，可就是蔣四爺。大家上船，雲中鶴俱一一的單手打稽首，念聲「無量佛」。徐慶給見的蔣四爺。見禮已畢，蔣爺復又給魏道爺行了一個禮，說：「我聽我三哥說，請出魏道爺來幫著我們大眾與我五弟報仇，慢說我們感念道爺的這一番好處，就是死去的我們五弟，在陰曹地府也感念道爺的功德。」徐三在旁說：「你瞧你這絮絮叨叨的，也不知是作什麼？自己哥們，那用那些個話說！」

雲中鶴念聲「無量佛」，說：「貧道既然點頭，敢不盡心竭力？」沈中元在旁雙膝跪倒，說：「師兄，你老人家一向可好？小弟沈中元與兄長叩頭。」雲中鶴念聲「無量佛」，說：「你今年歲數也不小了，比不得二□上下的年紀了，也應當奔奔正途才是。你想想，你所為的都是什麼事情？我為你們兩師弟遠走他方，雲遊天下，皆因有這個師兄弟的情分。一人增光，大家長臉；一人慚愧，大家慚愧。按說弟兄們二□載光景未能相逢，弟兄們見面，怎麼我就數說你一頓？皆因你作事不週，連劣兄臉上也是無光。」沈中元說：「小弟早有棄暗投明之心，不得其門而入。事到如今，改邪歸正，不必兄長惦念了。」

正在他們說話之間，裡邊傳出話來，說：「大人有請蔣護衛。」盧爺讓蔣爺換上衣服。蔣爺就此進去面見大人，見大人給大人行禮，給大人道驚，在大人跟前請罪。大人又把沈中元的緣由說了一遍。大人深知蔣爺是伶牙俐齒，派蔣爺與沈中元、韓彰兩家解和。蔣爺點頭。然後又問打半山腰中飛下來的那個老道是誰？徐三爺回話如何回得明白？

向來又不懂的說官話，一張口就不成文：「回稟大人得知，他是我小子，是我兒子的師傅。我們是親家。」大人瞪了他一眼，話就更說不上來了。又說：「我回話大人聽不明白，問我哥哥罷。」他也想著說的不是滋味了，推在盧爺身上。盧爺接過來，這才把始末緣由說了一遍，大人方才聽明白。原來是沈中元、柳青的師兄，被眾人請出來幫著定襄陽、破銅網，與五弟報仇。方才看見有些道骨仙風的氣象，自己一忖度：「此人是請出來的，不可慢待，又是徐校尉的親家。」立刻吩咐：「有請魏道爺。」魏真進了船艙，與大人行禮。大人趕緊站起身來，抱拳帶笑說：「魏道爺請坐。」上下一打量魏真，好一番的氣象。怎見得？有贊為證：

顏大人，用目瞧。見此人，好相貌。入玄門，當老道。看身材，七尺高。九梁巾，把頭皮罩。素帶兒，腦後飄。迎面上，有一塊無瑕美玉吐放光毫。穿一件灰布的袍，係一根細絲縑在腰間來回繞。蝴蝶扣，繫得牢，相襯著燈籠兒被風擺遙白布襪，腰兒高。銀灰的鞋，底兒保行不偏，走正道。背後背，無寶價，二刃雙鋒是一口利刃吹毛。看先天，根基妙；看後天，栽培的好。地角圓，天庭飽。二眉長，入鬢角。看雙睛，神光好。面形正，雙腮傲。耳輪厚，福不小。唇似塗朱，還有那三絡鬚鬚相配著。這老道，真奇妙，不修仙，不了道。不愛錢，不貪鈔。暗隱著威，面帶著笑。喜管不平事，專殺土棍豪。每遇那污吏賊官，好夫淫婦，不肯饒。

大人看畢，暗暗誇獎，叫人與道爺預備一個坐位。魏道爺那裡肯坐，讓至再四，方才落坐。與眾位打了個稽首，念了一聲「無量佛」。大人說：「本院久聞魏道爺之名，方才又聽盧校尉等所說，魏道爺肯出來拔刀相助，待事畢之時，本院奏聞萬歲，必然要聲明魏道爺之功。」雲中鶴說：「小道無能，無非聽著言講五老爺死在銅網，被奸王所害，實在可慘。小道也是一腔不平之氣，焉敢稱為拔刀相助？無非眾位老爺們前去破銅網，小道有何德何能？不過巡風而已。」大人說：「魏道爺不必大謙了。」

正說話間，一宗咤事，就見那船忽悠悠直奔東山邊而來，把大眾嚇了一跳。怎麼這船自己走起來了呢？大人問：「什麼緣故？」蔣爺知道底下有人，轉身躡入水中，才把胡列、鄧彪叫將出來。原來是蔣爺預先叫他們兩個拿著青銅刺，容拘鉤搭住船隻往裡拉的時節，叫他們用刺鉤掛住船底，往裡就帶。兩個人繫在水中用刺掛船，嗣後怎麼也掛不動了。緣故是拘鉤不拉了，兩個人如何掛的動？這才用盡平生之力，慢慢忽悠悠的也就奔了東山邊了。有蔣爺進去把他拉上來，到了上面，才能告訴，不能在水裡頭說話。蔣爺就把水灌沈中元、大人到了的話說了一遍，隨後帶著兩個人到了船上，放下青銅刺，與大人叩頭，說明了他們來歷。大人收留下，讓他們跟著當差。大人又問：「你們大眾如何到的此處？」蔣爺就把尋找大人，誤入黑水湖，殺了山寇，饒恕了嘍兵的話說了一遍。岸上那些人，那都是□八莊的會首。大人說：「既然他們獻了些個衣服，又預備的吃食，也俱是為國有益的好百姓，應當請來一見。」蔣爺這才下去，把那些鄉紳們請將上來，俱與大人叩頭。大人倒說了些謙虛的言語。那些人請大人上柴貨廠暫且歇馬，明日起身。大人不肯，眾人跪著不起來。大人出了個主意，就在山上聚義庭中住一夜，明日再走。大眾只可點頭，就此請大人下船上聚義庭。眾鄉紳派人出去，治辦上等海味官席幾桌，也皆因柴貨廠地勢寬闊繁華，要是背鄉也不能這麼便當。蔣爺、沈中元、鄧彪、胡列俱都換上衣服，眾嘍兵跪接大人。

眾人到了聚義分賊庭中，晚間由外邊廂酒席備到，連知府帶總鎮大人，連文武的大小官，以至外邊兵丁等。蔣四爺等連眾會頭，帶嘍兵大家飽餐一頓。也就把君山歸降大宋，回稟了大人一遍。又把盜彭啟、假扮陰曹、畫陣圖，回了大人一遍。大人問：「陣圖有些個日子，大概也就畫齊備了罷？」蔣爺說：「這日限也不少了，大約也畫齊備了。」就此回明白了大人，「把嘍兵也打發他們上君山去，待等襄陽用人之際，再調他們上襄陽。」大人也就依著蔣爺的主意。蔣爺叫分水獸鄧彪，叫他取紙筆墨硯去。分水獸說：「四老爺怎麼又來取笑我們，這那有紙筆墨硯呢？這才有知府來的文案，讓他們預備。」蔣爺親筆寫了書信，封固停妥。一夜晚景不提。

次日清晨，大人打發文武官員俱都免送，回衙理事。大家一定要送，說至再四，這才不送了，連兵丁們俱都叫他回去。早飯又是□八莊會頭預備。早飯用畢，山中也沒有什麼物件，嘍兵也不用分散。蔣爺仍穿上自己的衣服，帶上一對青銅刺，請大人下山。

餘者眾人保護，放火燒山，為的是賊要再來了，沒有住處，自然也就存留不住了。頃刻間，烈焰飛騰，萬道金蛇亂竄。嘍兵帶著書信、盤費銀兩，投奔君山，暫且不表。

□八莊會頭要送大人一程，大人攔住，大人謝了謝他們。後來大人上京交旨，奏聞萬歲，天子一喜，還賜了一塊匾額，贊美他

們村莊的義氣。大家上船。大人在官艙中見火光大作，點頭歎息：「燒燬房屋，傷害多少生靈！」

蔣爺早派聽差的前去給武昌府送信。內中單有柳青要見他師母去。蔣爺不願意，說：「待等破完了銅網，索性你把這一個整人情作完了，再見不遲。」柳爺說：「趁著此處長沙府不遠，我實在是想我師母。你只管放心，我絕不能半途而廢，我不是這樣人物。你們先走，隨後我奔襄陽，絕不能誤事。」這一說，雲中鶴也要去，沈中元帶路。蔣爺一想：「不得他們師兄弟湊在一處，夜多了夢長，萬一不奔襄陽，便把他們怎麼樣呢？有了，我同著他們一處去就無妨了。」就此回明白大人，四位一同起身，奔長沙府。

這一到長沙府，火焚郭家營，且聽下回分解。